

诗抒胸臆

居家有感

■冯如

闲罢雨狂还禁足，
怡然冰柜早储丰。

晴时体恙终欹枕，
惆怅泥鳅又嚼空。

天意二三难称意，
勤功十九或成功。

尚谋片瓦承寒暑，
不厌吹帘香栗风。

鶯歌天

■周本堂

同济校园三月中，遮天
夹道樱花红。霞光万点连
花海，燕尾一摇吻彩虹。

情脉脉，意从从。一泓
碧水影交融。谁人不恋芳
菲景，筑梦中华春意浓。

相约

■秦珉

相遇
相伴
一路行走
这一走，就是二十五年

二十五年——
对于烦忧，是漫长
对于欢快，是短暂
对于已然失去的光阴
是无言以对的愧疚和怀念

时光继续向前
你我牵手向前
爱，是人生，是快乐
是彼此相约的
下一个二十五年

旅游日记

伦敦观剧记

■鲍国海文

今年5月下旬，我们一家三口到英国自由行。在伦敦期间，曾与女儿来到伦敦西敏市潘顿街，在专门演出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英国剧作家品特作品的哈罗德·品特剧院看了他写的著名话剧《背叛》。

早在国内，女儿就网购了这场话剧票，并在演出的当天下午到该剧院打印了晚上的门票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开始演出之前便来到了剧院，进场入座。剧场的座位是木制的，显得有些历史沧桑感。据悉，这座剧场已有130多年的历史，开业于1881年10月15日，原名喜剧院。

我们入场时，剧场内已经有不

少观众。我们的座位离舞台有些距离，位于一楼的中间位置。我注意到前排的座位背面贴着一张打印的纸条，提醒观众在演出过程中不可离开座位。

不久，舞台大幕缓缓拉开，演出开始。原先剧场里观众的嘈杂声音戛然而止，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上男女主角的表演，剧场内只有在听到演员台词中出现的噱头时，观众们才发出会心笑声，演出中间不会出现观众的掌声。

《背叛》的舞台布景非常简单，没有花哨的背景，只有两张椅子，以及明暗转化的舞台灯光。三位男女演员以他们出色的演技征服了观众。

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在演员们的两次谢幕中结束了。为了得到男主角的签名和合影，女儿事先做好了功课，从剧场边门离场，这比从正门出去节省了时间。但当我们来到剧场外面时，只见等候演员签

名的粉丝们已经排到了街头转角处。在等待了近一小时后，排队签名的队伍开始缓缓向前移动。女儿去前面观察签名情况，大概半小时，等待签名的观众被告知，签名已结束。于是，我们只能失望而归，但庆幸的是，女儿在签名现场，用手机远远地拍到了男主角与其他观众合影的照片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又陪女儿去了一次剧院，她想在观众散场前排队，抢占有利位置，一圆签名梦。但在离剧场散场前一刻钟，原先等在那儿的人被从剧院内出来的两个大汉赶到了马路对面。于是，我们只能作为旁观者看着散场的观众排队签名。不久，马路上走来了一位矮个子街头艺人，他就站在排队签名观众边上，用小提琴拉起了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的著名插曲：《啊，朋友再见》……我们一行人又实地体验了一次英国人的文化生活。

岁月悠悠

忆二三事

■曹振华文

有一种爱，它是无言的，是严肃的，我会常常想起，那就是父爱。屈指算来，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多年了，我无时不刻不在思念。他严厉而慈祥的形象，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脑海中。他对我的呵护和教诲，他严于律己，言传身教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年暑假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除了做点暑假作业，下军棋，打牌，无所事事。不像现今去进什么暑期补习班、辅导班、培训班之类的。那年头放假就是“放风”，纯玩。

父亲见我们没事干，便要我们去马路边摆茶水摊，接触接触社会，从小练练办事的能力本领。于是，那天一大早，我和弟妹就搬了小木桌、小板凳和一大锅茶水等物件。在马路旁摆起茶水摊。上午生意不好，一杯茶也没卖掉，妹妹心急了，竟然到马路边拉起了生意，见一位小伙满头大汗在赶路，赶紧上去“揽客”，说：“叔叔来喝杯水吧！”

那青年将茶水一饮而尽，又要了一杯，随之掏出五角纸币，我们兄妹几个面面相觑，这“大票面”我们可没零钱找呀！青年说：“不要找零了，下

次我再来喝茶好吗？”说完就走了。他刚离去，父亲来看我们第一天“经营”情况，得知刚才找不出零钱给人家，父亲就指点说，“为什么不备点零钱呢？或者到弄堂口烟纸店的张阿姨那里兑换一下也行啊！”父亲这一指点，我们事先都没想到“开张”第一天，父亲就让我们知道了做生意的细节问题该如何处理。

七月酷暑，烈日当空。我们茶摊摆在树荫底下，看到远处两辆人力平板车过来了，平板车的都是阿姨，她们头发都被汗水浸湿，脸上也汗水涔涔。我们几个孩子想起当天出门时，父亲关照，如有平板车的阿姨们经过这里，给她们送上凉茶，一律免费，要尊重劳动者，她们工作非常辛劳，为人要好事。我们便上前招呼，“阿姨们快来喝凉茶，不要钱，一律免费！”几位阿姨听了哈哈大笑，“这帮小鬼，倒蛮懂事体个！”回家汇报给父亲，父亲称赞了我们，他又教我们明天多带几只小方凳去，让人家坐下歇息，又教我们如何按票面将钱币分别放好，找零可以方便，如何将滚烫的开水降温等等。真不知父亲这一套“经营之道”从哪里来的？

那年寒假，弄堂口摆了个小人书摊，我迷上了看小人书，尤其爱看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小人书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说岳全传》《西游记》等等。我一放学就用平时积下的零钱到书摊看小人书。有时没钱，就

悄悄站在人家后面“揩油”，被书摊老头发觉，几次遭到驱赶。父亲知道我喜欢看小人书，就给我几个零钱，但也不是一直都不断给我的，毕竟家里人多，经济条件拮据。一天早上起来，感觉天气特冷，家中铅桶里水也结冰了，我想起书摊老头说这两天有新书上架，就不顾天寒地冻，拿了积余的几个零钱就去小书摊了。果然书架上新小人书《水浒》中的《野猪林》《三打祝家庄》《杨志卖刀》赫然在目，我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，全然不顾严寒，不一会儿手指不听使唤，脚也冻僵了。此时父亲出现在我面前，见我如此酷爱看书，一把抱住我，用他那件棉大衣拥着我，说太冷了，不看了，回去，我不想走，强头倔脑，父亲就打了我，硬将我拉回了家。要过春节了，我渴望着父母给我压岁钱，好去小书摊多看几本书。大年初一早上，鞭炮声响起，我醒来发现枕头边没有“红包”，却是一大包报纸包着的东西，我连忙打开，哇！《水浒》连环画《九纹龙史进》《鲁智深》《野猪林》《林冲雪夜上梁山》《杨志卖刀》从第一到第五集全展现在我眼前，崭新的小人书。这比给我压岁钱更让我激动！我的好父亲，真是“知子莫若父呀！”虽然此时父亲不在家，他昨晚年夜饭后便去单位值班还未回来。

父亲工作的单位后来办起了业余厂校，选父亲担任业余教师，还送父亲去学校进修培训。一个冬天的

星期日，天气也很冷，母亲外出上班了，父亲没睡懒觉，起来烧早饭。早餐后，就坐在方桌旁做起了作业，父亲那年已五十出头了，还要做作业？我们几个孩子都好奇地，看看父亲怎样做作业，做什么作业？只见父亲对着课本和作业本抓头挠腮，苦思冥想，也没下笔写上几个字。我们都暗自发笑，父亲平时对我们非常严厉，管教很严，很少见他有笑脸，今天父亲碰上难题了，且看他如何应对。我偷偷地走过父亲身边，见父亲在做数学题，什么“x、y代数方程式”，还有《几何》习题“等边三角形”“圆形面积”，倒是一大堆题目。不一会，父亲的“救星”来了，是姐姐帮我们弟妹买早点回来了。姐姐就坐在父亲身边，担当起了“家庭教师”角色，一对一帮父亲解难题，启发、引导，教父亲如何思考如何答题，姐姐很耐心，父亲犹如课堂里的小学生，平时那“我是老子”的身份早已无影无踪了，那天姐姐除做午饭外，整天都在父亲身旁辅导，后来每到星期天，父女俩便坐在一起做作业，姐姐是教师，一边备课一边辅导父亲，父亲年龄大，但仍坚持学习，勤奋钻研，学习大有进步。我们几个孩子被父亲严格要求自己、不顾年龄大记性差，仍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的精神所感染。

父爱如大海，深沉而宽广；父爱如山，不求回报。父亲当年的二三事，回想起来皆是感动。

本报地址：

上海市江浦路667号

电话：

25033875、25033874或25033860

传真：65891335

邮编：200082

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

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



白头鹎 ■史永贵

意犹未尽

清幽深处

■丁国平文

我这个人素来喜欢竹子，倒不是为了突显自己品味高雅，或者说对郑板桥画竹的钦佩，或者是对苏东坡诗歌的崇拜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；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”。只是自己内心的喜欢，以至于大半辈子下来了，心中依然有个竹影在。

在复旦大学校内的鹿鸣书店中读书，享受红尘的片刻宁静，这实在是人间的清福，不逊色于苏州的沧浪亭、拙政园、狮子林、留园……我很清楚地记得，这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有一个不大的院子。围上了铁栏杆，怕这里过于单调，于是，环院子东西南三面各自栽上一排翠竹。那小小的，细细的，高高的竹子，有说不出的逸气，而那些翠竹的叶子，就像是年轻人的思想，总是锋芒毕露，锐气四溢。

院子不大，可是主人很是高雅，常常邀请同道之人，到这里絮谈，白天不行，必定选好夜晚；阴天也不行，必须选好明月当空。也只有院子里月光如水，几个高雅之人，似乎像竹林七贤相聚，高声诵读诗词，一字一顿，富有节奏；一腔一语，仿佛流水；字正腔圆，犹如京剧念白；拿腔拿调，好像排演话剧……然后是国事、5G、高考、孩子，最多依然不脱本行——谈读书，谈版本，谈历史，谈古文，兴致勃勃，却不知明月已从东南移到西北。真是时光如流水，月光亦如流水，一起奔流，青春过去了，中年过去了，老年又在不停地奔流之中。

这里的院子虽然小一些，但有几位雅人在，倒也显得宽敞。如果俗人太多，又怎么能高谈阔论，横扫红尘呢？

北边是一座玻璃房，里面更是富有，住着的全是天下闻名的学者、教授。他们研究的学问时间有长有短，所著著作都是有名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、艺术、文化等，谁来到这里几乎都要存有礼拜之心、敬畏之心、崇敬之心。那一些自以为自己是什么诗人的，碰到陶渊明、王维，还敢哼田园诗？遇到尼采的，能说自己有什么思想？不把自己降到后生的地步，几乎无法领略前辈先贤的博大、精深的思想天地。

当然，不是说，后人不去创作，否则五千年的文化史早就中途枯竭。事实上，真正有所作为的人，都是一些谦虚低调的人。因为谦虚，才能吸纳他人的长处；因为低调，才能懂得自身的不足，也正因为谦虚与低调，才是走进创作天堂唯一的幽径。不然，莘莘学子又何必来此处读书呢？

独坐幽篁里。在这里的静读，如同“人闲桂花落”，又像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。说话当年，该书店搬到此处，那翠竹不太显眼，如今却是竹林一片，竹叶繁茂，密集到一个外来人，若是不注意，根本就不会发现，这里还是学术之地、人文之所、清幽之境、寻道之径。每一次从小铁门出，总让人有一种从桃花源深处划船出来的感觉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